

1988年4月8日祖光偕著張瑞雲旅遊台北十天，目睹現代建築、經濟繁榮、花蓮勝景、石門水庫等，台灣光復迄今，僅四十餘年，深欽執政諸公，豐功偉績，誠中華民族之光榮！

留台時曾訪前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1926級同學黃輝兄，承招待至感！並訪級友呂偉彥兄于其住所，彼身體欠佳，臥病在床，央人照拂，處境苦悶。其子呂烈武在美國費城近郊 LEHIGHT UNIVERSITY 任 STRUCTUR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三十餘年，有著作，頗著盛名。

1988年4月17日為國立交通大學成立三十週年校慶，我們特往新竹交大參加，校園廣大，建築新穎，各院系研究所圖書館，中正堂等大廈，設備完全，在校學生數千人，畢業校友，遍佈全球，尤以美國最多，孔金甄，彭松村、郭南宏、陳木全等，皆是傑出校友。確是世界著名最高學府之一。凡此均前校長凌竹銘，前院長李振吾及中美校友會倡導建校之功！

當天校慶在中正堂舉行由阮大年校長主持，共有校友學生千餘人，濟濟一堂，盛極一時，先向國父孫中山先生致敬禮，唱國歌，阮校長致歡迎詞，並頒給傑出校友趙曾珏、殷之浩、郭南宏獎狀，聽眾肅靜致敬，歷時兩小時半，祖光躬逢盛會，深引為榮！

最近接讀交大友聲第326期校刊，載有交大1937級旅美同學舉行50週年紀念盛會消息。到有沈家楨、沈嘉英、吳德楞、張心治、朱承基等同學，互談過去，回憶當年在上海母校情形，尤有親切之感！上海交大校友，人才輩出，譽滿全球！尤以1937級校友，為最有事業性之一級！深表欽仰，特表誌之。

1988年5月17日世界日報載有交大校友趙錫成之令嫻趙小蘭榮任美國聯邦海

事委員會主席消息。不僅華僑之光榮，亦是交大第二代之光榮！

我們的幼兒 HARRY CHEN—陳希德 MD, 幼媳 ANDREA APTER—陳恩娣 MD, 均在 Chicago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HOSPITAL 任醫師，今年三月初誕生一子，名 ABRAHAM J. CHEN—陳德光。活潑可愛！我們于6月中旬特往芝加哥探視兒媳孫，至為愉快！按 HARRY CHEN 于1975/6 兩年在 MIT 讀書時與吳德楞兄之令郎 PRED WU 同房間兩年，亦是巧遇！



踏尋貝多芬的蹤跡

記維也納「春之旅」(下)



王申培

受苦、奮鬥、為善

我抬頭仰望浩瀚的天空，只見萬道金光透過朵朵雲層灑向大地，照在我臉上。啊！貝多芬，你對大自然的熱愛和上帝的敬仰，所帶給人們的啓示，遠超過那優美的旋律所能帶給人感官上的快樂啊！不是嗎？當你在1808年夏天寫作這首「田園」的時候，耳已漸聾。你是用何等偉大的心靈去聆聽大自然的呼吸，鳥的叫聲哩！

人們聆聽你作品的時候，又如何能把你的悲慘的命運分得開呢？你從小有個生性殘暴又酗酒的父親，經常把你半夜三更從床上抓起來，逼你一面哭一面練琴。你的不至於永遠厭惡這藝術總算萬幸的了。

熱愛你又為你所熱愛的母親卻早逝。我最不能忘懷你所說的：「她對我那麼仁慈，那麼值得愛戴，我的最好的朋友！噢！當我能叫出母親這甜蜜的名字，而她能

聽見的時候，誰又比我更幸福？」我每次含淚聆聽布拉姆斯作曲，孟郊作詞的那首「遊子吟」時，就會想到你這句話。我們中國人也說：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啊！後來你離鄉背井遠去維也納，正值法國大革命爆發，整個歐洲局勢動盪不安，維也納兩次被法軍攻陷，生靈塗炭、生民倒懸。你個人更是一貧如洗、朝不保夕；加上姪兒不肖，當時社會貴族專權，勢利成規，重財而不重才，輕義而鑽利，愛你而又被你所愛的茱麗艾塔和特莉西，先後被迫離你而去，愛情一再失意之際，更糟的是，你發現耳朵漸聾！

天哪！耳聾，對平常人而言是一部份世界的死滅，已夠殘酷；對音樂家是整個世界的死滅，更是何等致命的打擊！然而，整個世界死滅了而你不會死，這致命的一擊不僅沒有把你擊倒，你還重造了那已死滅的世界，重造音響的王國。不但為你自己，更為著人類，為著「可憐的人類！

」這樣一種超生的創造力，只有自然界裡那種無名的、原始的力可以相比。

你的力所推動的是什麼？鍛鍊這股力的洪爐又是什麼？——受苦，奮鬥，為善。好像孟子所說的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」一樣。沒有一個藝術家對道德的修積，像你那樣的兢兢業業，也沒有一個音樂家的生涯，像你這樣的酷似一個聖徒的行迹。對於這個給你只帶來苦難的世界，你卻不斷施以無價的回報，你的：

汎神氣息的 D 調彌撒樂，代卑微的人類呼籲，為受難的人歌唱。

雍容華麗的升 E 大調皇帝鋼琴協奏曲，像浪濤滾滾，雷霆萬鈞，氣勢浩蕩。

柔情蜜意的升 C 小調月光奏鳴曲，把人帶入幽柔恬美，如夢如幻的境地。

悲愴壯烈的 C 小調命運交響樂，激勵人與命運搏鬥的勇氣。

深情似海的 F 小調熱情奏鳴曲，把你畢生追求而不可得的愛情，展現給世上渴求它的人。

親切樸實的 F 大調田園交響樂，又把入帶回大自然純真溫暖的懷抱裡。

歷經苦難後的歡樂

當時維也納輕浮的社會風氣和專制腐敗的政治制度，很令你寒心。當你知道英國萌芽的民主政治時，非常興奮，並熱烈地讀著英國國會紀錄。你還對從倫敦來拜訪你的指揮波特說：「你們英國人，你們的腦袋的確長在肩膀上。」並一心要到英國去看看上、下院的情形。要不是李區諾斯基親王等人親自出馬，並附帶由二十多位高貴的朋友簽名的文辭並茂、聲淚俱下的信，把你死拉活扯地留下，你說不定早就移民英國了。整個人類的音樂史，甚至文明史說不定就要重寫了。

你，身為一個藝術家，站在「無意識

界」的最高峰，述說自己的胸懷，結果唱出了大眾的心聲。你不會下工夫去認識什麼時代意識，時代意識就在你自己的思想裡。拿破侖當初為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革命理想，使你萬分崇敬並深受感動，譜下了震驚世界的降 E 大調第三「英雄」交響樂，最初的手稿上還寫著「獻給敬愛的『波那巴蒂』」。

但後來當你得知拿破侖背棄了當初革命的理想而妄自尊大的時候，你大發雷霆，嚷道：「那麼他也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！」憤慨之下，你撕去了題詞，換上一個含有報復意味而又動人的題目：「英雄交響樂——紀念一個偉人的遺蹟！」

這首「英雄交響樂」就好像是第一聲洪亮的信號，音樂的力解放了個人，個人解放了大眾。世人到此更加堅信你所說的：「竭力為善，愛自由甚於一切，即使為王座，也永勿欺妄真理。」「除了仁慈以外，我不承認還有什麼優越的標記。」

然而，命運繼續打擊你，使你耳朵終至全聾！正像投進了黑暗的深淵中，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音。全歐洲的政治動盪與經濟不安，把你微薄的收入也奪去了，胃腸病和黃疸病比拿破侖的砲火還兇，整天肆虐。然而，在此悲苦的深淵裡，你卻謳歌歡樂，寫下了那壯麗輝煌的，為世人永譽為「金字塔中的金字塔，精華中的精華」的 D 小調第九「合唱」交響樂！

在這首交響樂裡，把你的一生作了個總結——「歷經苦難後的歡樂」，為後世呈現出永恆不朽的音樂。你以崇高純真的藝術，克服了苦難的人生；世間聖潔果敢，歷盡苦難的千萬心靈，都將被這首音樂滋潤，而獲得無比的鼓舞。

感時花濺淚

還記得嗎？這首交響樂於一八二四年

五月七日在維也納初演時，會場上座無虛席。你親自在台上看著樂譜，監督演奏的進行。當全曲奏完，聽眾報以震耳掌聲，並狂熱地高聲歡呼時，你根本就聽不見，還是背著聽眾，低頭看譜，繼續打拍子。這時一位女歌手走到你身邊，輕拉你的袖子，等你轉過身來，才看到這感人的喝采場面，於是含著淚頻頻鞠躬，向眾人答禮。

但聽眾太狂熱了，使你不得不再出場，受到群眾五次的鼓掌歡迎。在這講究禮節的國家，即使對皇族的出場，習慣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禮哩！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，險些釀成暴動。

我每次回想起這段史實時，就會連想到當歌德和你在路上遇見皇族時，太子魯道夫和皇后，總是先對你脫帽打招呼，而歌德卻必恭必敬地在一旁彎腰鞠躬，連頭都不敢抬起來，能瞭解你人格的偉大，也就不難理解羅曼羅蘭為什麼要在所有英雄的隊伍裡，把首席給予堅強的你，啊！貝多芬。

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，為了紀念你兩百週年誕辰，包括臺大合唱團在內的十多個音樂團體聯合起來，在臺北市中山堂盛大公演你的「第九『合唱』交響樂」。我每次排練、預演和正式公演，含淚唱完你的「歡樂頌」。面對這分崩離析、動盪不安的世界和人類空前的浩劫，我，作為一個人，尤其是一個中國人，是有理由對你的「歡樂頌」特別感慨的。

我不得不告訴你一件事。我這次來維也納開的國際會議，共有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兩百多位學者參加。其中自然以歐洲人，尤其是德國人和奧國人為最多。大會忙中有錯，由於我的姓名關係，直覺的以為我一定是中國本土來的。因此當眾宣佈波士頓的王教授因故缺席，被我當場更正。

輪到我演講時，我第一句話就說：「我這次來開會，意外地發現一項定律，那就是『你越接近一個人，就越難發現他。』有例為證：譬如我要找貝多芬的故居，以為這麼近了，一定很容易找到。但事實不然，到處問人，連鄰居都不知道貝多芬的故居到底在那裡。又如我人都到了這裡，註過了冊，報了到，大會還要宣佈我因故不能出席，豈非妙哉？」

後來台下有人問：「你究竟是那裡人？」要是平時，我一定會回答：「我是來自美國的中國人」(I come from China, came from USA)但當時我百感交集，竟毫不猶疑衝口而出：「Ich binein Berliner!」台下頓時哄堂大笑，但在一片笑聲中，我注意到了面幾位德國人黯然神傷，他們因內心絞痛而顯現在臉上的那種難過的表情，使我終生難忘。我當時並不是隨便學美國故總統甘迺迪嘴巴說說而已，而是我的確這麼想，這麼感覺哩！

親愛的貝多芬，或許你還不曉得，你



走後世事變化太大。你的祖國分裂了，正如我的祖國一樣。你誕生的故鄉波昂現在是自由德國的臨時首都。你所鍾愛的，直到逝世前，還在呼喚著：「我們的父親『萊茵河』。」現正在日夜哭泣著。德國人，正如中國人一樣，生活在分裂的痛苦中。曾有一陣子，兩個德國曾經短暫的復合過，那是在奧林匹克運動會裡，雙方的運動員齊聲高唱你的「歡樂頌」聲音響澈雲霄，你聽：

快樂美麗神采輝煌，天國的仙女在歡唱：

我們陶醉在聖火的狂熱，走進神聖的天堂！

你的精誠重新團結，掃盡世俗的參商，四海之內皆兄弟，看你的柔翼在飛翔！

這段藉著席勒的詩所譜成的充滿力感的D大調主題旋律，多麼單純直率，何等剛健雄偉，真是一首超絕壯麗的音樂！其意境與我國至聖先師孔子的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」和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闡揚禮運大同篇裡的「大同世界」的崇高理想有多接近！那真是令人鼓舞振奮的一刻，充滿光明與希望。

但是，可惜你的這種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思想，不能為另一邊少數的掌權者所接受。因而，就連這象徵性的復合也是極為短暫。就只那麼一次，再也不可得。你的同胞，正如我的同胞一樣，繼續生活在撕裂的痛苦中，萊茵河繼續流著淚。

我每次聆聽這段「歡樂頌」，心情都會特別激動。我不覺問自己：為什麼東柏林軍警的槍彈打到逃往西柏林的老弱婦孺的背上，卻好像打在我的身上一樣？為什麼同是日耳曼的子孫，卻硬要用一道羞恥之牆，活生生把骨肉親情隔離？為什麼同是上帝的兒女，要殘殺自己的同胞？中國和德國分裂的悲劇，難道不是整個世界分裂的悲劇？中國人和德國人分裂的痛苦，

難道不是整個人類浩劫的縮影？

還有什麼理想比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」和「世界大同」的理想更崇高、更美好？還有什麼悲劇比國破家亡、妻離子散的悲劇更淒慘，更叫人心碎？在這天災人禍的大動亂時代裡，中華和日耳曼兩個偉大的民族竟然背負起如此相同的命運。生為一個中國人，面對你和席勒，怎能叫我不觸景生情，「感時花濺淚」？我的眼眶濕潤了，我不禁隨著萊茵河的淚水，再度走進你的「歡樂頌」裡。

擁抱著歡愛

你聽，緊接著一連串的四重唱、合唱和獨唱，管絃樂中加進短笛、大鼓、銅鈸和三角鈴，形成軍樂風的效果。乘在這節奏輕快的音樂上男中音詠歎：「快樂，快樂，且學著太陽的飛翔，穿過那無邊的天空。飛奔，弟兄們，在繁星的帳幕，一定照臨著的是慈祥的天父。」

接著氣氛為之一變，三分之二拍子的威嚴行板，由合唱及重唱，唱出徐緩而壯大的讚歌：「擁抱著歡愛，萬千的眾人，這世上無雙的一吻。弟兄們，在繁星的帳幕，一定照臨著的是慈祥的天父。」然後是虔誠的慢板，唱出莊嚴的祈禱曲：「你們禮拜嗎？萬千的眾人？你們接受啓示嗎？人們。去找她，在繁星的帳幕，在那星幕地常照臨。」接著轉成激烈的快板。

這部壯麗的賦格式二重唱，由歡樂頌主題變奏的第一主題，及「擁抱著歡愛」出現的旋律作成的第二主題交織而成。緊接著是最急板，由合唱和四重唱爆發出「擁抱著」的旋律，構成狂熱宏偉的終曲。最後管絃樂隊和合唱團，組成兩條巨大的洪流，匯成一片音樂的海，在白熱化的頂峰，無比豪壯地結束了這首空前卓越、無與倫比的樂章。

我相信在你的意念中，歡樂是神明在人間的化身，它的使命是把習俗和刀劍分隔的人群重行結合。它的精神是友誼與博愛。由於歡樂，人們方始成為不朽所以要對天上的神致敬，對使我們入於更苦之域痛苦致敬。在分裂的世界之上，有一個以愛為本的神，在分裂的人群之中，歡樂是最有力的支柱。

愛與歡樂合為一體，這本是柏拉圖式的也是基督徒的愛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席勒的詩中所頌揚的歡樂、友愛和夫婦之愛，都是你一生渴望而未能得到的。但藉著聖靈的作工，在你人中產生了鉅大的共鳴，因而譜成了這篇永垂不朽的傑作。正如你所說過的：「最美的事，莫過於接近神明而把祂的光芒散播於人間。你相信嗎？當神明和我說話時，我是想著一架神聖的提琴，而寫下祂所告訴我的一切？」

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

每次聆聽你的第九交響樂，都會讓我再度深深體會到你講的那句話：「音樂是比一切智慧，一切哲學更高的啓示。誰能滲透我音樂的意義，便能超越尋常人無以振拔的苦難。」

啊，貝多芬，你的音樂真是超越民族、國家和時間，你真是上帝賜給人類共享的至寶啊！當人們在為全中國祈禱時，常愛引用一句話：「上帝一定是很愛中國人的，不然祂不會創造十億之多。」今天，我來到你的面前，有了更新一層的體會，我敢說，上帝一定是很愛人類的，不然，祂不會創造一個貝多芬！

但我有一個問題要請教你。就是你為什麼要把「歡樂頌」裡的音域提得這麼高啊？一連幾個高B好難唱呀。別說我們這些一般人了，就連頂尖一流的男女高音，唱起來都覺得吃力哩！記得嗎？一八二

四年在維也納首次公演時候，連當代第一流的女高音凱瑟琳·翁格爾都大叫吃不消，她還特別請求你把音域降低一點哩，有人說你因為全聾了，所以音域過高而不自知。真的是這樣嗎？不會罷，你雖然已全聾，但看譜的能力還在。以你造詣之高和對音符的敏銳，不可能不知道音域過高的。

或許你是刻意這樣，對你心中所憧憬的那種崇高的境界，實在高到無法想像的程度，明知卑微、渺小、軟弱和罪惡的人類，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達到的。但你知其不可而為之，還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氣，盡了最後的努力一試。就好像你在臨終前，突然坐了起來，舉拳向空中（或許更確地講，是向周遭的環境）揮舞，然後才躺下，閉上眼睛，為慈父接回家。

你看，旁邊有個好可愛的小女孩，牽著爸媽的手來到你的面前。她現在正彎著腰，把她胸前的「杜鵑花」插在你的墓前。她的心裡正在想著什麼呢？我猜大概是你的Fur Elise罷！多可愛的鋼琴小品呀！你這位氣壯山河，力敵萬鈞，威懾拿破崙的一代巨人，居然寫出這麼可愛的小品，真是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」啊！你那心目中的「愛麗絲」到底又是誰呢？這又是一個叫人永遠無法解的謎。還有你的那首抒情歌Ich Liebe Dich很像是一首中國的藝術歌曲嗎？你聽：

我愛你正如你愛我，在清晨和那黃昏，我們兩人都在一起，分擔那痛苦和憂愁。

當我悲哀你安慰我，當你嘆息我哭泣，當你在歎息；

我祈求上帝祝福你，你是我生命的泉源；

願上帝保佑我和你，保佑和庇護我們，我願那上帝保佑你，願上帝保佑我們，因為我愛你。

使太陽和天星律動的愛

我每次含淚唱著這首歌的時候，都會連想到新約裡的哥林多前書。你一生追尋愛情而不可得，卻舒展胸中的情懷，去滋潤渴求十的人。你一生生活在黑暗的深淵中，卻不惜燃燒自己，發出愛的光芒，照亮周遭的人，給所有苦難的心靈帶來莫大的溫暖與安慰。

記得是但丁的神曲裡所說的罷：「使太陽和天星律動的是『愛』！」你愛父母親，愛同胞，愛祖國，愛「可憐的人類」，愛真理，愛自由，愛大自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你敬愛上帝。這是不是就是我這次翻山過海，不遠千里而來想要尋求的心中之謎的解答，那神秘的力量的來源呢？

親愛的貝多芬，天色已漸晚，微微陣陣，吹動了我頭髮。紅紅的太陽就要下山，小小的羊兒就要回家。我此刻撫摸著你冰涼的墓碑，心頭卻感到從未有過的歡欣和溫暖。讓我把這朵心愛的「梅花」恭敬地獻在你的面前，謹聊表我胸中對你無限的讚佩和景仰。

這種花在這個國度雖不常見，但我相信你會喜歡的，因為它為它潔白堅忍，而且愈冷愈開花，如同你一樣。但願它和這麼多各式各樣的鮮花一起日夜陪伴著你，使你必不至寂寞。

你看：翠松碧草圍繞著你，山巒的維也納森林護衛著你，悠悠的多瑙河環抱著你，還有千千萬萬的心靈追隨著你。你生前最景仰的莫扎特就在你身邊，最景仰你的舒伯特在你走後一年也跟著而去。起先人們把他跟你合葬在北郊的 Währing 公墓。一直到一八八八年才一起遷過來。

想不到生前搬過八十次家的你，身後還要再搬一次家。誠可謂「這世界非我家，我無一定住處。」你積財寶在天，給人類造福於世。我抬頭仰望滿天的晚霞，我

深信，在那至高之處，你和那所有聖潔、高貴的心靈，現在正在慈父的懷裡，靜享天賜安眠。你曾把光、熱和歡樂這豐富豐富的遺產，留給在地上地所喜愛的人。

親愛的貝多芬，你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感召，帶給世上億億萬萬生靈的啟示，所孕育的一股巨大洪流，正在與日增長。萊茵河的淚水不會白流，黃河也沒有白白咆哮。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，正如你所說：「在繁星的帳幕，一定照臨著的是慈祥的父親！」我此刻比任何時候都更虔誠地期待「大審判日」的來臨。到那時候，你，和所有地所喜悅的人，都將歡聚在天家。安息罷，貝多芬。

再見！維也納

時間過得真快，五天的會議轉眼就結束，又到了曲終人散，高唱驪歌的時候。那天，深夜十二點，火車載著我緩緩駛離西站，踏向歸途。回頭看見萬家燈火逐漸遠去，我仰望天空無數閃耀的星光，一股離愁不禁由心中油然而起。

再見維也納的森林，再見多瑙河，好一個可愛的音樂之都，這麼小一個地方，竟產生了這麼多偉大的音樂家，真是叫人羨羨。我此刻就好像一個滿載而歸的農夫



，心中詠唱著讚歌與感激。我就要離開你們，回到海洋的那一邊去。在那遙遠的國度裡，我將日夜思念你們。但願我的祈禱和祝福，能乘著那歌聲的翅膀，飛回到你們的身旁，日夜陪伴著你們。

時間和空間再也不能構成距離，天涯之遙，將如近在咫尺。無論我走到那裡，你們都將隨時在我心中。再見史特勞斯，再見布拉姆斯，再見舒伯特，再見莫扎特。再見罷，所有純潔、高貴的心靈。今日

，我踏尋你們的蹤影，來到這可愛的維也納，祈盼到那日，我將再跟隨你們的腳步，回到那永恆的天家。

再見，貝多芬。 Aufwiedersehn, Beethoven!

再見，維也納。 Aufwiedersehn, Wien!

■謹將此文獻給我最親愛的家姐——川培，感謝她對我音樂的啟蒙，並引領我認識貝多芬。

